

大地出版社

爲了實現蘊思已久的計劃，也爲了許多傳世之作不被埋沒，姚宜瑛才當仁不讓的開辦了「大地出版社」。她本來是位鋒頭極健的女記者，十幾年前，爲了照顧家和孩子，悄然自新聞界隱退，只在家務餘暇裏，寫了「煙」（短篇小說集）和「明天的陽光」（長篇小說）等兩部書。

五十九年和六十年她主編「中國文選」期間，深深嚐到出版的苦滋味，却也更真實的了解出版界的情況，站在一個讀書人的立場，她的看法是：「出版界出的書汗牛充棟，實際够水準的却是少之又少。」

於是，稍作考慮和準備，在六十一年三月，衝動不減當年的姚宜瑛便在家中騰出一個房間，幾度「登高一呼」——號召有志一同者合作後，正式搞起出版了。

爲了給出版社取名字，姚宜瑛爲難了好久。她的人緣很好，朋友們都樂意替她動腦筋，她將所有的候選名字，都列在一張長紙條上，左思右想，拿不定主意。

後來，她的一個朋友建議她選定了「大地」，並且詮釋說：「大地是萬物之母，妳酷愛大自然，以『大地』爲出版社之名，不是相得益彰嗎？」

姚宜瑛愛沈穩的大樹，它碧綠常青，它昂然挺立，它寧靜安祥，因此，她以一株茂盛的樹影作爲社徽，那樹影下是孕育萬物的大地。

其次，她再爲文庫定名。早在辦「大地」之前，她就有出版一萬本書的抱負，一位文友知道她的心事，便建議她以「萬卷文庫」爲名，但她聽說編中央副刊的一位夏先生曾立意以「萬卷文庫」辦出版，爲了慎重起見，她專程去請教夏先生，夏先生表示「願意割愛」。於是，她在「萬卷文庫」氣勢磅礴的頭銜下，着手書籍出

版。

到今年三月底，「大地」才滿一週歲，精選出版的十一本書全歸在「萬卷文庫」中。姚宜瑛計劃在年底，書的數量較多時，再予分門別類。

「萬卷文庫」中最受人注目的書有三本：「父母怎樣跟孩子說話」、「父母怎樣管教青少年」及「怎樣愛你的孩子」，它們都是教育孩子的好書。

姚宜瑛很愛孩子，只要是孩子的事，她都樂意去做。她常和關在少年管訓隊的孩子們接觸，有的是她認識的，有的是素昧平生的，但她都給他們安慰和鼓勵。

由於常和他們在一起談天，姚宜瑛發現「問題家庭才有問題孩子」，她所說的「問題」不只是指家庭破碎而言，父母本身性格上有缺欠或其他種種原因，都構成家庭中的各種問題，許多家庭外表上看起來很圓滿，而內在潛藏着種種問題，這些問題都在無形中影響到孩子們。

她說：「做父母的常常會因為跟孩子談話談不出個結果而生氣，也常常會爲了孩子不能實現自己的期望而懊惱不堪，原因便是言語、思想和感情上的隔閡。因為張先生翻譯的這本書提供了最直接、最簡易的新方法，使父母透過這些方法能直接接近孩子，贏得孩子的心。」

由於「父母怎樣跟孩子說話」的反應熱烈，姚宜瑛證實自己的出版方向很正確，除了覺得安慰外，她更立定志向——不一窩蜂的翻譯「熱門書」，而走她理想中的美好路線。

「父母怎樣管教青少年」是姚宜瑛與她的先生張天溥合譯的，以許多生活上的實例，告訴父母管教青少年的方法。

姚宜瑛表示：「管教十幾歲的孩子，是父母們最傷腦筋的事。十幾歲的青少年，在生理上，他們已經過兒童時期，不再事事依賴父母。在心理上，『自我』更隨着年齡成長，他們自尊也反抗，不能分辨是非好惡，却又自以爲是，拒絕父母的管教，和父母發生衝突，由此而造成許多家庭悲劇，造成社會上嚴重的問題少年。我

與張先生合譯此書，是希望有助於父母管教青少年。」

「怎樣愛你的孩子」由張劍鳴譯述，內容是向父母揭示愛的方法，使父母給孩子的深愛不致於虛擲，更進一步，替父母及孩子間建立起愛的橋樑，贏得孩子的愛，使父母對孩子的管教變得輕鬆、簡單。

「翻譯研究」是散文家思果寫作、治學四十多年的心血結晶。他把翻譯當成一門科學和藝術，在這本如軍用地圖的書中，告訴人那裏有地雷，那裏有險灘，那裏有流沙，也指示安全的道路，但它並不是導遊手冊。書裏所講的是實際有過的困難，不是憑空捏造出來的。

姚宜瑛稱許「翻譯研究」是本傳世佳作，贊美思果是位嚴謹的作家。她說，在該書發排時，寄居香港的思果常因書中的某一句話而來電更改，這種負責的態度，令人敬佩。

事實上，姚宜瑛的敬業精神，也不亞於思果。她常爲了使書的每一部分完美而苦思終宵，幾至不能入睡。以書的封面來說，姚宜瑛認爲，書的內容好固然重要，外表的裝潢也不可忽視，她要求「大地」的每一本書的外觀賞心悅目，有如一件藝術品。

因此，她從不錯過每一項畫展或設計展，她時時在發掘新人。如「風樓」的封面是在八件作品中選出來的，是湯麗華的傑作；「愛爾蘭手記」由臺大學生范良琦精心設計；「父母怎樣跟孩子說話」等教育性書籍封面，是由女作家羅蘭的兒子朱旭繪製；「傻子金寶」是出自女作家嚴友梅的兒子陳景泰的手筆。新人的作品清新而可愛，真能叫人眼睛一亮。

最近正在排印水晶的「論張愛玲的小說藝術」，雖已進行了半年，但因封面的設計未盡理想，正在趕工製作中。

除了封面，姚宜瑛也很重視封裏，她會選擇與封面協調的粉紅、淺黃、淺灰……等色紙作封裏，這是一般書籍忽略的。

姚宜瑛有意再加強書籍的裝潢，至於細節如何，要請讀者拭目以待。

許久以來，鮮有小說出版，好稿難求是主因之一。姚宜瑛已出版了林懷民的「蟬」，朱西寧的「蛇」和到季的「月亮的背面」不久亦將付梓。很多人都勸她少出小說，她却不忍小說被冷淡，她只希望她的勇氣能得到回響。

「大地」的計劃是多出版文學、藝術、教育、保健等類書籍，可是，會在什麼時候呢？姚宜瑛也不知道，並不是她找不到好作品，而是印刷廠不能配合。目前一家印刷廠總要替三家書局印書，他們是不遺餘力的爭取生意，可是一旦把稿子接下來後，就推三拖四了，常常會耽誤出書的日期，姚宜瑛都急死了，印刷廠才不理呢！唉！有什麼辦法，這是中國人的舊觀念。

最令姚宜瑛頭疼的是「盜印」問題。「大地」的十本書中，已有「風樓」和「父母怎樣跟孩子說話」兩本被盜印。她說：「搞出版的苦經很多，像印刷、紙、裝訂等都很麻煩，但最傷心的還是盜印問題。在臺北重慶南路的書店中，就能看到盜印書堂而皇之的在公開發售，南部早成了盜印的世界。」

姚宜瑛的切膚之痛，也是所有出版商們的苦衷，文友們都建議她上書蔣經國院長和王洪鈞局長，要求政府立法制止盜印事件，或是在革新事項中加上這一條，以雪「盜印」之名。她如果真這麼做了，文友們願意和她連名陳情。

另一種「盜印」方式是「強迫出書」和「擅自轉載」。姚宜瑛過去曾編過一本「當代女作家小說選」，每位入選的作家，都曾在事前被徵詢意見，並收到姚宜瑛寄贈的三百元象徵性稿費。姚宜瑛認為保障著作人權益的風氣，應儘速樹立，以整頓種種不正常現象。

對「大地」的未來，姚宜瑛充滿信心，她相信，只要選稿精嚴，出版夠水準的書，久而久之，讀者有了信心，書的銷路也就不必擔心了。只是這生根的工作，要靠時間和努力來逐漸拓展。